

台灣舞蹈傳奇

記者蔡美娟

／專題報導

年輕一代對「蔡瑞月」的印象往往只有幾張泛黃照片中的舞姿，以及前輩畫家楊三郎畫中婀娜的身影，這則台灣舞蹈史上最初的傳奇在家人相傳中各自展現不同形貌。直到一九九七年底，去國十五年的蔡瑞月返國進行口述歷史的整理，她傳奇的一生才再度被賦予鮮明的骨架與血肉。

藉著口述歷史、攝影集及紀錄片，台灣年輕一輩得以親炙這則與台灣近代史緊密相連的舞蹈傳奇，了解她因白色恐怖而完全變調的人生，以及終其一生不會因外在權逆而中斷的創作生命。

去年底，即使遭逢中華舞蹈社付之一炬的

巨變，蔡瑞月仍堅守著舞作重建的工作，今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一日，當今活躍舞者將在台北「新舞臺」演出「年獄與玫瑰——蔡瑞月人生的浮現」，重現蔡瑞月五十年來五百支舞作中真正

代表性的十一支，讓來不及

趕上蔡瑞月時代的人

，有機會看見這位舞蹈先知的滋養出的芬香花朵。

九七年自澳返台的蔡瑞月，是深耕台灣舞壇的耆老，她將歲月奉獻給台灣舞壇，即使遭到迫害也從不放棄創作。



↑ 蔡瑞月與石碇結婚後，和兒子雷大鵬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。然而，政治迫害在短暫的幸福後旋踵而至。白色恐怖除了讓她與先生從此分隔四十年，也讓她在那苦海中過了三年孤單痛苦的日子，流盡了眼淚，就運出獄後，特務單位對她的監控

月娘的撥開雲霧現清輝

會金基文化月瑞蔡
供提片圖／

政治迫害

創作腳步難禁禁錮 牢獄之中綻放血紅玫瑰

一九四七年蔡瑞月與詩人雷石碇結婚，和兒子雷大鵬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。然而，政治迫害在短暫的幸福後旋踵而至。白色恐怖除了讓她與先生從此分隔四十年，也讓她在那苦海中過了三年孤單痛苦的日子，流盡了眼淚，就運出獄後，特務單位對她的監控



↑ 蔡瑞月與賴秀雄（左）排練舞玉葬花。

↑ 蔡瑞月一九四六年的舞碼——印度之歌。

東洋學藝

師承現代舞之父 返鄉灌溉舞蹈沙漠

一九三七年，年僅十六歲的蔡瑞月赴東京師事日本現代舞之父石井漠門下，之後為求學更多編舞技巧改投石井終門下。當時日本適逢二次大戰期間，反歐美情緒壓抑了芭蕾舞的發展，反倒是德國的表現派現代舞發展迅速，蔡瑞月在此享受現代舞的薰陶，而戰時大量的勞軍活動，讓蔡瑞月有近千場四處巡演的機會，同時也看多了東南亞國家的民族舞蹈。

一九四六年，蔡瑞月滿懷希望回到被譽為「舞蹈沙漠」的台灣，在歸國的船上就創作了處女作「印度之歌」，展現了旺盛的創造力，並在故鄉台南迅速建立了聲名。

蔡瑞月返台後的舞蹈教育事業，幾乎只在年獄之災期間中斷三年，其後一直延續到一九八三年她移民澳洲，因此台灣四十歲以上的舞者幾乎都和蔡瑞月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，而她創辦的中華舞蹈社（位於台北市中山北路，目前被指定為市定古蹟）也一直是台灣現代舞萌芽時期與國際舞蹈交會的窗口，美國現代舞大師瑪斯康寧漢、約翰凱吉等人曾在此留下足跡。

蔡瑞月紀錄片「海燕」導演黃玉珊及舞者陶鏡蘭指出，蔡瑞月受的是紮實的現代舞訓練，在現代舞創作上無疑是她的時代中最好的，然而，她在中國民族舞蹈的創作上也有很好的成就，我們熟悉的「水袖」及「苗女弄杯」都是她的創作成果。

特別的是，蔡瑞月也擅長從民間甚至原住民生活中取材，曾經請「車鼓陣」師父到舞蹈社教舞，到原住民部落採取其肢體語彙，這次重建的「女巫」就是她由民間信仰衍生的反思之作，這種取材方式是當時台灣舞蹈界的創舉。當然，從蔡瑞月生命故事滋養出的作品，情感真摯強烈，更是其創作中的菁華。

「年獄與玫瑰——蔡瑞月人生的浮現」購票請洽宏網售票系統，或電（〇二）二七八四二一



也不會一日稍止，直到一九八三年她黯然離開這片土地。

難以想像的是，在悲苦交乘且無處可訴的三十幾年間，即便身處牢獄，蔡瑞月也不會停止創作的腳步。

她說，「在那樣痛苦的日子裡，我不能說、不能寫，舞蹈成了我情感唯一的出口。我用佛朗明哥表現「年獄與玫瑰」這支舞，就是因為這種舞蹈從頭到腳都可以完全自由地表達各種情感，我連眉頭都可以皺在一起」。蔡瑞月回想當年她跳「年獄與玫瑰」時，才一出場全場觀眾就歡呼不止，「從舞蹈中得來的成就感，讓我可以無恙與先生分離，生死兩茫茫的孤單與哀傷。」蔡瑞月幽幽地說著，眼角再度泛潤。

「和我先生因為白色恐怖被迫分離，是我這一輩子最大的感傷」，即使事隔多年，當她再度看舞者排練當年她以丈夫被徵召至南洋打仗，夫妻分離的故事做為題材編作的「木偶出征」時，仍然克制不住清然而下的淚，「木偶出征的音樂深入我的心底，它很溫和卻很哀傷，我每次聽都會哭，因為那其實就是我的故事……」

儘管苦難的生命可能磨滅蔡瑞月巨大的創作動力之一，但她滿溢的眼仍然映照出了一個女人心底最深的失落。偶爾她會想，「如果我的先生能陪在我身邊，也許我的成就會更大，因為他婚後為我寫的詩「假如我是一隻海燕」就給了我很大的創作靈感」，想起這段甜蜜往事，蔡瑞月笑得像個愛中的女孩，「我剛認識他時，他幫了我好多忙……」儘管台灣現在能重新歸還蔡瑞月屬於她應得的舞蹈史定位，尊她為「台灣舞蹈的月娘」，給她很多的疼惜與敬重，但這些都難以彌補她在白色恐怖中遭受的巨大創痛。這個創痛，是再多文字、圖像與訴說都難以撫平的。

